

吳氏評本昭昧詹言

培新敬署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8

1

10

15

20

25

30

35

嗚呼  
嗚呼

賀培新敬署



文庫 17  
W58  
1

老強賀之物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磨氏寄

序

方植之昭昧詹言學詩者矜為祕笈近歲乃始盛行傳印  
凡數本然其書所載極宜分別觀之蓋所錄方姚諸老微  
言要旨至多而植翁自抒所見則不免臆斷虛憍之習故  
汎論大體多精當而分釋諸篇往往疏失其大較也先大  
夫嘗有評閱本闔生亦私有駁議而未備吾友性存謀為  
重印而列評語於眉上因檢舊說復加釐定以質諸當世  
學問天下公物是非昭然具在無可誣亦無可讓也要在  
明辨慎擇焉而已民國七年七月桐城吳闔生記

昭昧詹言述悒

昔張衡稱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  
二哉性喜文字亦好深思利害之際信古求真商榷前藻  
證之不遠雖百家爽籟吹萬自己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  
死矣求得與不得曷益損乎顧念朝華已謝夕秀方衰鑿  
椒矯蕙以爲春日之糗糧焉勤恁微明庶彼炳燭且令昭  
昧之情無閒今昔云爾道光己亥八月副墨子

卷一

通論五古

卷二

漢魏

卷三

阮公

卷四

陶公

卷五

大謝

附惠連 顏延之

卷六

鮑明遠

卷七

小謝

卷八

杜公

卷九

韓公

卷十

黃山谷

附論陳后山

卷十一

總論七古

卷十二

王李高岑

李太白

杜公

韓公

歐陽永叔

蘇東坡

附穎濱

黃山谷

鼂具茨

无咎

陸放翁

元遺山

虞道園

吳淵穎

卷十三

附錄

招魂

補遺

附詩附考

卷十四

通論七律

卷十五

初唐諸家

卷十六

盛唐諸家

卷十七

杜公

卷十八

中唐諸家

卷十九

李義山

卷二十

蘇黃

補遺

陸務觀

卷二十一

附論諸家詩話



詩文深淺全視學方若坐

昭昧詹言卷一

通論五古

桐城方東樹

傳曰詩人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咏歌之愚按以此意求詩玩三百篇與離騷及漢魏人作自見夫論詩之教以興觀羣怨為用言中有物故聞之足感味之彌旨傳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於君父夫婦兄弟朋友天時物理人事之感無古今一也故曰詩之為學性情而已

思積而滿乃有異觀溢出為奇若第強索為之終不得滿



待思積之滿  
必終身無滯  
筆時矣  
具滿尤費解

量所謂滿者非意滿情滿即景滿否則有得於古作家文  
法變化滿以朱子三峽橋詩與東坡較僅能詞足盡意終  
不得滿無有奇觀矧不及朱子此詩者耶

朱子曰文章要有本領此存乎識與道理有源頭則自然  
著實否則沒要緊又曰須靠實說得有條理不要架空細  
巧論議明白曉然可知愚謂詩亦然否則沒要緊無歸宿  
何關有無

古人皆於本領上用工夫故文字有氣骨今人只於枝葉  
上粉飾下梢又並枝葉亦沒了文字成不見作者面目則  
其文可有可無詩亦然

詩文與行已非有二事以此為學道格物中之一功則求  
通其詞求通其意自不容已天不假易豈輕心以掉且夕  
速化之所能也大學傳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以言志如無志可言強學他人說話開口即脫節此謂  
言之無物不立誠若又不解文法變化精神措注之妙非  
不達意即成語錄腐談是謂言之無文無序若夫有物有  
序矣而德非其人又不免鸚鵡猩猩之誚莊子曰真者精  
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嘗讀相如蔡邕文了無所  
動於心屈子則淵淵理窟與風雅同其精蘊陶公杜公韓  
公亦然可見最要是一誠不誠無物誠身修辭非有二道

先大夫曰相  
如交豈得謂  
無所動於心  
此習聞朱子  
楚詞集注之  
庸說未會退

之論文之微  
指也

試觀杜公凡贈寄之作無不情真意摯至今讀之猶爲感  
動無他誠焉耳彼以料語粧點敷衍門面何曾動題秋毫  
之末

修辭立誠未有無本而能立言者且學無止境道無終極凡  
居身居學纔有一毫僞意卽不實纔有一毫盈滿意便止而  
不長進勤勤不息自然不同故曰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嘗論凡著一書必使無一理之不具否則褊隘此孟子所  
謂觀水之濶容光必照自然發露非鋪陳賣弄使盡見也  
凡著一書必有宗旨否則淺陋無本一望絕潢斷港黃茅  
白葦而已此二義作詩亦然然須妙會其旨不可執著若

執著必將高張土梗稗販腥腐豈惟不可當著書抑於斯  
文真脈遠矣

昔人言六經以外無文章謂其理其辭其法皆備但人不  
肯用心求之耳苟用力於六經兼取秦漢人之文求通其  
意求通其辭何患不獨有千古惜余悟之晚精力已衰不  
能精誦矣韓公一生只用得此功故獨步千古

姚薑塢先生論黃黎洲文曰流覽多愛浸淫於後代文集  
而不自振亦由其才思不奇識尤卑凡好易而畏難故也  
竊謂今人所以不及古者悉坐此病地醜德齊自謂雄長  
卒莫相尙韓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謝茂秦不許用

唐以後事皆恐狃於近而不振也

大約今學者非在流俗裏打交滾卽在鬼窟中作活計高者又在古人勝境中作優孟衣冠求其卓然自立冥心孤詣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洗清面目與天下相見者其人不數邁也

以三百篇離騷漢魏爲本爲體以杜韓爲面目以謝鮑黃爲作用三者皆以脫盡凡情爲聖境

以六經較莊子覺莊子意新奇佻巧以六經較屈子覺屈子辭膚費繁縟然而一則醒豁呈露一則沈鬱深痛皆天地之至文也所以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莊以放曠屈以窮愁古今詩人不出此二大派進之則爲經矣漢代諸遺篇陳思仲宣意思沈痛文法奇縱字句堅實皆去經不遠阮公似屈兼似經淵明似莊兼似道此皆不得僅以詩人目之其後惟杜公本小雅屈子之志集古今之大成而全渾其迹韓公後出原本六經根本盛大包孕衆多巍然自開一世界東坡橫截古今使後人不知有古其不可及在此然遂開後人作滑俗詩不求復古亦在此太白亦奄有古今而迹未全化亦覺真實處微不及阮陶杜韓蘇子由論太白一生所得如浮花浪蘂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今觀其詩似有然者要之皆天生不再

之才矣南宋以來詩家無有出李杜韓蘇四公境界更不  
向上求故亦無復有如四公者一二深學即能避李蘇亦  
止追尋到杜韓而止乃若其才既非天授又不知杜韓之  
導源經騷津逮漢魏奄有鮑謝處故終亦不能到杜韓也  
古人用意深微含蓄文法精嚴密邃如十九首漢魏阮公  
諸賢之作皆深不可識後世淺士未嘗苦心研說於詞且  
未通安能索解此猶言其當篇用意也若夫古人所處之  
時所值之事及作詩之歲月必合前後考之而始可見如  
阮公陶公謝公苟不知其世不考其次則於其語句之妙  
反若曼羨無謂何由得其義知其味會其精神之妙乎故

前論甚精此  
證則陋

吾於陶公謝公皆依事大概移易前後題目編次俾其語  
意諸事明曉而後得以領其妙及其語言之次第如首夏  
猶字承南亭朱明句來客程倦水宿承初往桐廬富春渚  
七里瀧道路憶山中來否則此倦字不著力無精神信手  
填湊若今人所為矣  
姑舉此以隅反可也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  
為學詩最初之本事即以意逆志之教也若王阮亭論詩  
止於掇章稱咏而已徒賞其一二佳篇佳句不論其人為  
何如又安問其志為何如也此何與於詩教也

古人文字淵奧非精思冥會不能遽通思之既通則見其  
情文併合辭理扼要變化曲折甘苦難易之分齊愜心滿

志直是可歌可泣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可以事父與君可  
以勵志風世味之彌旨而不可厭僻者學之非淺則偽深  
隱則如設覆射謎矜露為奇則如牛鬼蛇神全失蘊韻其  
氣骨輕浮而麤硬其意味短淺而不通

先夫曰此  
上當看脫誤

求通其辭求通其意也求通其意必論世以知其懷抱然  
後再研其語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別高下

決從違而其所以學之之功則在講求文理義此學詩之

正軌也

又有文理義皆得而不必求其意論其世第如鳥  
獸好音之過耳亦為人所愛賞而不欲廢者如齊  
梁人及唐韋柳王維是也此  
禪家別傳無關志持者耳

李習之云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於

後代習之學於韓公故其言精審如此乃法言也微言也  
文者辭也其法萬變而大要在必去陳言理者所陳事理  
物理義理也見理未周不賅不備體物未亮狀之不工道  
思不深性識不超則終於粗淺凡近而已義者法也古人  
不可及只是文法高妙無定而有定不可執著不可告語  
妙運從心隨手多變有法則體成無法則儻荒率爾操觚  
縱有佳意佳語而安置布放不得其所退之所以譏六朝  
人為亂雜無章也

非淹貫墳籍不能取詞非深思格物體道躬行不能陳理  
若徒向他人借口縱說得端的亦只勦說常談強哀者無

涕強笑者無歡不能動物也非數十年深究古人精思妙悟不解義法

大抵筆懦力薄不足以自達其意或有才筆矣而又粗獷此皆辭上事若氣體輕浮寡要不歸不能持論是理上事貫乎二者詞理俱得而文法不妙亦猶夫凡俗而已其要歸於學識

有文通而理不通者是學上事有理通而文不通者是才上事文與理俱清通而平滯無奇妙高古驚人是法上事然徒講義法而不解精神氣脈則於古人之妙終未有領會悟入處是識上事

先夫曰南青之不滿望溪以此

朱子曰學文學詩須看得一家文字熟向後看他人亦易知姬傳先生云凡學詩文且當就此一家用功良久盡其能真有所得然後舍而之他不然未有不失於孟浪者李習之曰創意遺詞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云竊謂此所謂入簷蔔之林不麤餘香者當其讀時學時先須具此意識以專取之既造微有得然後更徙而之他如曹阮陶謝鮑杜韓蘇黃諸家一一用功實見各開門戶獨有千古者方有得力處否則優孟笑啼皆偽也古人得法帖數行專精學之便足名家歐公得舊本韓文終身學之此卽宗杲寸鐵殺人之惜孟子謂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資深居安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古人之進德修業未有不如此者也。右軍云：使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先大夫曰何此膽姚南青皆坐此病

讀萬卷書又深解古人文法，而其氣懦弱，其辭平緩無奇者，陸士衡是也。豈真患才之多與抑人之得天者固各有所限也。如荀子義理本領，豈不足而文乃不如李斯。故知詩文雖貴本領義理，而其工妙又別有能事在。

知此則必非思積而滿無待強索矣是前所言特明而證耳

凡學詩之法：一曰創意艱苦，避凡俗淺近，習熟迂腐常談，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創意及常人筆下皆同者，必別造一番言語，卻又非以艱深文淺陋。大約皆

章法謂通篇布置此所言則是其中提頓之一二筆耳

刻意求與古人遠。三曰選字必避舊熟，亦不可僻。以謝鮑為法，用字必典，用典又避熟典，須換生又虛字不可隨手輕用。須老而古法。四曰隸事避陳言，須如韓公翻新用五。曰文法以斷為貴，逆攝突起，崢嶸飛動，倒挽不許一筆平順挨接，入不言，出不辭，離合虛實參差，伸縮六曰章法章法有見於起處，有見於中間，有見於末收，或以二句頓上起下，或以二句橫截，然此皆粗淺之迹。如大謝如此，若漢魏陶公上及風騷無不變化入妙，不可執著鮑及小謝若有若無閒有之亦甚短淺，然自成章齊梁以下有句無章迨於杜韓乃以史漢為之，幾與六經同工。歐蘇黃王章法

尤顯此所以為復古也

朱子論文忌意凡思緩歐六一居士傳

軟弱

沒緊要

不子細

辭意一直無餘

浮淺

不穩

絮說理要精細卻不要絮

巧東坡時傷巧

味晦荆公子固

不足歐公

輕

薄

冗南豐改后山文一事可思

愚謂此雖論文皆可通之

於詩

文字精深在法與意華妙在興象與詞

漢魏阮公陶公杜韓皆全是自道己意而筆力強文法妙言皆有本尋其意緒皆一綫明白有歸宿令人了然其餘

名家多不免客氣假象並非從自家胸臆性真流出如醴陵雜擬陸士衡等擬古吾不知其何為而作也惟大家學有本源故說自己本分話雖一滴一勺一卷一撮皆足見其本孟子所謂容光水瀾也如是方合於興觀羣怨六義之旨

古人詩文無不通篇一意到底者此是微言須深思玄悟毋忽

屈子之詞與意已為昔人用熟至今日皆成陳言故選體詩不可再學當懸以為戒無知學究盜襲彙集自以為古意令人憎厭故貴必有以易之令見自家面目否則人人



可用處處可移此杜韓蘇黃所以不肯隨人作計必自成一家誠百世師也大約古人讀書深胸襟高皆各有自家英旨而非徒取諸人夫屈子幾於經淺者昧其道而襲其辭安得不取憎於人朱子論柳宗元對天問以爲學未聞道而誇多術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柳此文乃以正屈子者而猶然況不及柳者乎

屈子杜公時出見道語經濟語然惟於旁見側出忽然露出乃妙若實用於正面則似傳注語錄而腐矣或卽古人指點或卽事指點或卽物指點愈不倫不類愈見妙遠不測苦語亦然不宜自己正述恐失之卑儉寒乞若說則索

此有妙語

興說之須是悲壯蒼涼沈痛令人感動心脾如奉先述懷等作

固貴立意然古人只似帶出似借指點或借證明而措語又必新警從無正衍實說此當於十九首漢魏阮公求之若袁宏咏史饒滯吃呐叔夜贈二郭鋪陳平鈍皆無足取今世詩人咏懷擬古祇解辦此而已

但從詩作詩而詩外無餘境道理則祇成爲詩人而已古人所以必言之有物自己有真懷抱故曰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又曰詩罷地有餘篇中發清省又曰高懷見物理詩家一標準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情窮造化理學

貫天人際。若但從古人句格尋求而不得其用意。非落窠臼。卽成模擬形似。或能造真理。詩外有餘境矣。而才力不雄。句法不妙。不快人意。又成鈍根。

意已經前人說過。切忌襲用。或借作證。或借指點。作慨歎。如魏武帝用微子。東山詩劉越石。用太公諸人。而自己行文。以驅使之則可。

凡作文與詩。有一題本分所當有者。有作家自己才學識襟抱之所有者。既自家有。才有學識。又必深。有得於古人真傳一脈。方爲作者。若僅於詞足盡題。奚有異觀。

用意高深。用法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堅。老仍不能脫

詩必相題此  
謬說也詩成  
而後有題非  
立題以求詩  
也詩源於風  
雅三百篇易  
賞別有題目  
耶

凡近淺俗故字句亦爲文家一大事。

不知用意則淺近。不知用法則板俗。不知選字造語則滑熟平易。

字句文法雖詩文末事。而欲求精其學。非先於此實下功夫。不得此。古人不傳之秘。謝鮑韓黃屢以詔人。但淺人不察耳。

韓公云。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公之意。以辭爲筌蹄。世論公爲因文見道。觀此則公實因道求文。而併得其文焉。願求句讀不類於今。非學文之

本而已爲三昧秘密田饒曰雞有五德而君猶淪而食之  
以其所從來近也今欲學詩文當審斯二義

薑塢先生曰字句章法文之淺者然神氣體勢皆因之而  
見又曰凡文字貴持重不可太近風灑恐流於輕便快利  
之習故文字輕便快利便不入古纔說仙才便有此病太  
白東坡皆有此患按此皆精識造微之論

又曰宋以後不講句字之奇是一大病余謂獨南豐講之  
而世人不之知嘗論南豐字句極奇而少鼓蕩之氣又篇  
法少變換斷斬逆折頓挫無兀傲起落故不及杜韓大約  
南豐學陶謝鮑韓工夫到地其失在不放一字一句有有

車之用無無車之用然以句格求之則其至者直與陶謝  
鮑韓並有千古其次者亦非宋以來詩家所夢及惜乎世  
罕傳誦遂令玄文處幽不得與六一介甫山谷並耀豈其  
文盛而詩晦亦有命存耶公自言但取當時能託意不論  
何代有知音公固不以世俗之知縈其曠遠之高致矣  
朱子曰韓子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  
順各識其職爲貴此言乃指出文章利害旨要深趣貫精  
粗而不二者矣淺俗之輩指前相襲一題至前一種鄙淺  
凡近公家作料之意與辭充塞胸中喉吻筆端任意支給  
雅俗莫辨頃刻可以成章全不知有所謂格律品藻之說

迷悶迎拒之艱萬手雷同爲儉俗可鄙爲浮淺無物爲粗  
獷可賤爲纖巧可憎爲凡近無奇爲滑易不留爲平順寡  
要爲遣詞散漫無警爲用意膚泛無當凡此皆不知去陳  
言之病也又有一種浮淺俗士未嘗深究古人文律貫序  
無統僻晦翳昧顛倒脫節尋其意緒不得明了或輕重失  
類或急突無序或比擬不倫或疏密離合浮切不分調乖  
聲啞或思不周到或事義多漏或贅疣否隔爲駢拇枝指  
或下字懦又不切不確不典凡此皆爲不知文從字順各  
識其職之病

祇是一熟字不用以避陳言然卻不是求僻乃是博觀而

選用之非可以餽飭外鑠也至於興寄用意尤忌熟亦非  
外鑠客氣假象所能辦若中無所有向他人借口祇開口  
便被識者所笑二者既得又須實下深苦功夫精思審辨  
古人行文用筆章法音響之變化同異而真知之須使後  
世讀其言服其工妙而又考其人論其世皆本其平生性  
情行事而載之乃能不朽

以新意清詞易陳言熟意惟明遠退之最嚴政如顏公變  
右軍書爲古今一大界限所謂詞必已出不隨人作計後  
來白石山谷又重申厲禁無如世人若罔聞知只坐辭熟  
轉晦意新而況意又未新邪然纔洗此病又入魔道如近

人某某隨口率意盪滅典則風行流傳使風雅之道幾於斷絕而後一二贗古者起而與之相持而才又不能敵之古今道德文章不出此二界而真統恆虛無人焉以謝鮑韓黃深苦爲則則凡漢魏六代三唐之熟境熟意熟詞熟字熟調熟貌皆陳言不可用非但此也須知六經亦陳言不可襲用如用之則必使入妙能多讀書隸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陳出新入妙否則雖亦典切而拘拘本事無意外之奇望而知爲中不足而求助於外非熟則僻多不當行姬傳先生云阮亭四法一典字中有古體之典有近體絕句之典近體絕句之典必不可

入古詩其遠諧則三字亦然可知非博必不能典韓黃之學古人皆求與之遠故欲離而去之以自立明以來詩家皆求與古人似所以多成剽襲滑熟求與古人似必求與俗人遠若不先與俗人遠則求似古人亦不可得矣

姜白石擺落一切冥心獨造能如此陳意陳言固去矣又恐字句率滑開僉荒一派必須以謝鮑韓黃爲之圭臬於選字隸事必典必切必有來歷如此固免於白腹杜撰矣又恐擗摭稗販平常習熟濫惡則終於大雅無能悟入又必須如謝鮑之取生韓公之翻新乃始真解去陳言耳

好用虛字承遞。此宋後時文體最易軟弱。須橫空盤硬中。閒擺落斷翦多少。軟弱詞意自然高古。此惟杜韓二公為然。其用虛字必用之於逆折倒我。令人莫測。須於三百篇及杜韓用虛字處加意研揣。

謝鮑杜韓其於閒字語助。看似不經意。實則無不堅確。老重成鍊者無一孺字。率字便文漫下者。此雖一小事。而最為一大法門。苟不悟此。終不成作家。然卻非雕飾細巧。只是穩重老辣耳。如太白豈非作祖。不二大機。大用全備。世人不得其深苦之意。及文法用筆之險作用之妙。而但襲其詞。率成滑易。此原不足為太白病。但末流不可處要當。

戒之太白之後。真知太白。惟有歐陽公。其言太白用意。筆之險。曰迴視蜀道如平川。此語可謂真能學太白矣。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節。尤在性情。使人千載下如相接對。

作詩切忌議論。此最易近腐。近絮。近學究。

敘述情景。須得畫意。為最上乘。

李太白言他人之語。為春無草木。山無煙霞。可悟西崑諸公之句。即洞山禪所云。十成死句也。郭景純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嵇中散云。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此皆所謂一喝不作一喝用也。可悟死句之無味。然專講之又恐纖佻。為

此善極矣。說杜韓諸大。家議論多矣。此亦俗說。

用事悉出一書正見精妙但兩句不可同意耳

鍾譚惡習

用事忌出一處一書如既本昔人陳意事詞又出一處此最不可姑舉某詩某句以荆凡對臧穀爲例  
薑塢先生曰大凡文字援据雖有詳略然必具見端末余謂作詩無援据之事而必有序題大凡變化恣肆文法高古超妙入神全在此一事上講求  
又曰昌黎於作序原由能簡潔而文法硬札高古余以此言移之於詩如杜公陶謝皆然而漢魏阮公尤錯綜變化不見迹及尋其意緒又莫不有歸宿每見小才說一事非平鋪挨敘冗絮可憎即缺略無頭緒尋其意脈不得明了

此未盡然

凡正發議正用事而又冗衍無不墮陳腐學究無味鈍根者然解用吾說而誠不立功不深亦徒粗獷僇氣言者心聲未可強而能也

古人之妙有著議論者則石破天驚有不著議論盡得風流者然此二派皆有流病非真有得者不知其故

以議論起易入陳腐散漫輕滑以序事起忌平鋪直衍冗絮迂緩此惟謝鮑山谷最工前人謂小謝工於發端乃是一格耳未足蔽一切法也惟杜公崢嶸飛動之勢遂爲古今第一妙象然專學之又有病惟真好學深思者辨之讀古人詩文當須賞其筆勢健拔雄快處文法高古渾邁

卷語

處詞氣抑揚頓挫處轉換用力處精神非常處清真動人處運掉簡省筆力蘄絕處章法深妙不可測識處又須賞其興象逼真處或疾雷怒濤或淒風苦雨或麗日春敷或秋清皎潔或玉佩瓊瑤或櫛樛寂寥凡天地四時萬物之情狀可悲可泣一涉其筆如見目前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至於義理淵深處則在乎其人之所學所志所造所養矣 文字忌語雜氣輕既無根柢又無功力尙不能深清雅潔無論奇偉

文字要奇偉有精采有英氣奇氣荀子國語皆委靡繁絮不能振起此亦非關世盛世衰如變風變雅離騷豈非衰

荀子國語自是文之一體謂爲委靡繁絮亦過

世之文而戰國楚漢尤爲亂世其文奇偉亘古莫及但奇偉出之自然乃妙若有意如此又入於客氣矜張僞體假象此存乎其人讀書深志氣偉耳若專學詩文不去讀聖賢書培養本源終費力不長進如韓公便是百世師朱子論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荀子說了許多令人對之如吃糙米飯又論作文不可如禿筆寫字全無鋒刃可觀愚謂作詩文雖有本領而如吃糙米飯如禿筆寫字皆無取昔人議聖教序爲板俗今如某公之文某公之詩便是如此雖亦有本領不得古人行文之妙則皆無當於作者故本領固最要而文法高妙別有能事



先大夫曰歐  
公時或傷身  
介甫堅峭元  
岸不得以流  
易王之

朱子曰行文要緊健有氣勢鋒刃快利忌軟弱寬緩按此  
宋歐蘇曾王皆能之然嫌太流易不如漢唐人厚重然卻  
又非鍊局減字法真知文者自解之以詩言之東坡則是  
氣勢緊健鋒刃快利但失之流易不厚重以此不及杜韓  
在彼自得超妙而陋才患士以猥庸才識學之則但得其  
流易之失矣

氣勢之說如所云筆所未到氣已吞高屋建瓴懸河洩海  
此蘇氏所擅場但嫌太盡一往無餘故當濟以頓挫之法  
頓挫之說如所云有往必收無垂不縮將軍欲以巧服人  
盤馬彎弓惜不發此惟杜韓最絕太史公之文如此六經

周秦皆如此

固須是用杜公混茫飛動氣勢爲上然纔有一步滑卽散  
漫

觀於人身及萬物動植皆全是氣所鼓蕩氣纔絕卽腐敗  
臭惡不可近詩文亦然

又有一種器物有形無氣雖亦供世用而不可以例詩文  
詩文者生氣也若滿紙如翦綵雕刻無生氣乃應試館閣  
體耳於作家無分

氣之精者爲神必至能神方能不朽而衣被後世彼僞者  
非氣骨輕浮卽腐敗臭穢而無靈氣者也

用筆之妙翩若驚鴻宛若遊龍如百尺游絲宛轉如落花  
迴風將飛更舞終不遽落如慶雲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  
九首阮公漢魏諸賢最妙於此若太史公史記年月表序  
尤妙莊子則更滅其迹杜公奉先述懷一起語勢浩然凡  
十層十四換筆何減史遷莊子齊物論起數節尤入化  
漢魏之人無不飛行絕迹精深超妙奇恣變化蕩漾不可  
執著然自厚重不佻纔一講馳驟而不會古人深妙則入  
於麤獷僞俗

固是要厚重然卻非段落板滯一片承遞無變化法妙者  
山谷學杜韓一字一步不敢滑而於中又具參差章法變

化之妙以此類推可悟詩家取法之意孫過庭論書法遲  
疾可參悟

薑塢先生曰文字最忌低頭說話余謂大抵有一兩行五  
六句平衍駢說卽非古如賈生文句句逆接橫接杜詩亦  
然韓公詩閒有順敘者文則無一挨筆

行文必有奇稜必有正汁卻不許挨衍

題之正面只宜指點帶出不宜絮衍

題面題緒作悒歸宿必交代清楚又忌太分明此是一大  
事作者與庸手凡俗所由判霄塵也譬名手作畫無不交  
代谿徑道路明白者然既要清楚交代又不許挨順平鋪

直敘駭蹇冗絮緩弱漢魏人大抵皆草蛇灰線神化不測不令人見苟尋繹而通之無不血脈貫注生氣天成如鑄不容分毫移動昔人譬之無縫天衣又曰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迹此非解讀六經及秦漢人文法不能悟入試取詩書及大學中庸經傳沈潛玩味自當有解悟處

雅頌屬有平鋪直敘者

亦有平鋪直賦而其氣體自高峻不可及如雅頌諸作豈必草蛇灰線之引脈乎秦風小戎典制閨情並舉而不相害可以識古人之體例大約古人之文無不是直底後人都要曲曲則不能雄但非直率無運轉耳讀小戎詩可識

直者氣也詞不宜直

橫空盤硬拉雜造剗之法

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語不接而意接血脈貫續詞語高簡六經之文皆是也俗人接則平順駭蹇不接則直是不通韓公曰口前截斷第二句太白云雲台閣道連窈冥須於此會之

詩文以環怪瑋麗為奇然非粗獷儉俗客氣矜張餽釘句字而氣骨輕浮者可貌襲也薑塢先生曰柳州論鍾乳書從李斯逐客書來然如中段設采奇麗處李則隨意揮斥不露圭角而葩豔陸離柳則似有意搜用怪奇費氣力模擬而筋骨呈露愚謂學者可卽此意尋之當有悟入處又

此乃時代關繫李斯尤近古耳

如韓蘇石鼓自然奇偉而吳淵穎觀秦丞相斯嶧山刻石墨本碑則為有意搜用字料而儉俗餽氣骨輕浮至錢牧翁西嶽華山碑益為無取

詩以豪宕奇恣為貴此惟李杜韓蘇四公有之前此則惟漢魏曹阮陶公孔北海劉越石數賢而已謝鮑已不能然讀古人詩須觀其氣韻氣者氣味也韻者態度風致也如對名花其可愛處必在形色之外氣韻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下筆勢分強弱而古人妙處十得六七矣

詩文第一筆力要強薑塢先生評韓公紀夢詩曰以峻嶒健倔之筆敘狀情事亦詩家所未有愚謂韓公筆力無非

既知此篇難解又欲即此以求皆欺人語

峻嶒健倔學者姑卽此一篇求之如真有解悟定自得力

此詩頗難解不得其真詮則引人入菘蔞假象

薑塢先生曰文法要莽蒼硬札高古

又曰文須有入不言兮出不辭之意余謂又須知精氣入而粗穢除否則入不言出不辭恐成孟浪粗莽

用意高妙與象高妙文法高妙而非深解古人則不得大約古文及書畫詩四者之理一也其用法取境亦一氣骨閒架體勢之外別有不可思議之妙凡古人所為品藻此四者之語可聚觀而通證之也

凡詩文書畫以精神為主精神者氣之華也

有章法無氣則成死形木偶有氣無章法則成粗俗莽夫  
大約詩文以氣脈爲上氣所以行也脈縮章法而隱焉者  
也章法形骸也脈所以細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見脈  
不可見氣脈之精妙是爲神至矣俗人先無句進次無章  
法進次無氣數百年不得一作者其在茲乎

以杜韓爲之歸則足以盡習之論六經之語而無不包矣  
韓公畫記云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長  
耳此語可見古人爲學功力甚深研求勤久苦心深詣萬  
水千山而後造之非易易也周櫟園因王右軍歷從人學  
書謂古人成一藝亦必腳下行數千里路目中見古人手

筆乃始成名今人習一師之言不出鄉里而執一己之見  
遂以自大此河伯夜郎之智也

曹子建孫過庭皆曰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  
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以此意求之如退之子厚習之明  
允之論文杜公之論詩殆若孔孟曾思程朱之講道說經  
乃可謂以般若說般若者矣其餘則不過知解宗徒其所  
自造則未也如陸士衡劉彥和鍾仲偉司空表聖皆是既  
非身有則其言或出於揣摩不免空華目翳往往未諦若  
夫宋以來詩話諸書指陳偏隘雅俗雜糅任意抑揚是非  
倒置由己本未深詣精解也

王厚齋云蘇子由評品文章至佳者輒云不帶聲色何義門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愚謂此二說有得有失須善參之否則徒高無當如唐書論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而薄滋味竊謂經者道之腴也其味無窮何止但有典則矧經亦自有極其聲色者在也王何皆非深於文事者皮傅之論耳

歷城周編修書昌論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世人坐先不能真信好古不知其深妙而思取法惟以面目相襲浮淺雷同何況於變王禹卿論書曰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此二語亦名言也朱子曰李杜韓

柳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柳李變少以朱子之言推之蘇黃承李杜韓之後而又能變李杜韓故意離而去之所以為自立也自此以外千餘年詩家除大歷長慶溫李西崑諸小乘前記不論其餘名家無不為李杜韓蘇黃五家嗣法派者至於漢魏阮陶謝鮑皆成絕響故後世詩人只可謂之學李杜韓蘇黃而不能變不可謂能變選詩也如放翁之於坡青邱之於太白金同之於少陵是也

姚姬傳先生嘗教樹曰大凡初學詩文必先知古人迷悶難似否則其人必終於此事無望矣先生之教但言求合之難如此矧其變也蓋合可言也變不可言也近世有一

庸妄鉅子未嘗至合而輒矜求變其所以為變但糅以市井諧譚優伶科白童孺婦媪淺鄙凡近惡劣之言而濟之以雜博餽飭故事蕩滅典則欺誣後生遂令古法全亡大雅殄絕則又不如且求合之為猶存古法也漢魏曹阮杜韓非但陳義高深意脈明白而又無不文法高古硬札其起處雄闊擘頭湧來不可端倪其接處橫絕恣肆變化忽來忽止不可執著所以為雄康樂似犯駭蹇滯病而實則經營苦思凝厚頓折深不可測高不可及子建阮公皆雄渾高古而阮公精神文法蟠空恣肆神化無方尤奇子建莊重直似六經阮公似史遷莊子

陶公不但情  
深秀殆未悟

薑塢先生曰公幹緊而狹仲宣局面闊大陶公別是一種自然清深去三百篇未遠謝公厚重沈深明遠雖俊逸獨出似猶遜之大約陶阮諸公皆不自學詩來惟鮑謝始有意作詩耳惟陶公則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學人而自成無意為詩而已至東坡亦如是固是天生不再之賢雖杜韓猶是先學人而後自成家如杜同谷七歌從胡笳十八拍來韓南山詩從京都賦來

鮑謝作詩用力勤苦如彼今居然可見

段落明白始於東漢如班叔皮王命論等作昔賢以此為文意之衰

然詩猶未爾如十九首及孔北海曹氏父子劉阮陶公劉琨皆魏晉人作而高古如彼不特此也如謝鮑之參差猶存古法但短淺耳俗士尙不解鮑謝何況漢魏之天衣無縫者耶

詩文須神氣渾涵不露圭角漢魏以下惟陶公能爾大謝以人巧肖天工已自遜之是根本不逮然猶自渾厚

子建渾邁猶是漢人阮公高邁亦以去漢未遠也

謝鮑根本雖不深然皆自見真不作客氣假象此所以能爲一大宗後來如宋代山谷放翁時不免客氣假象而放翁尤多至明代空同輩則全是客氣假象

昔休文以子建函京仲宣灞岸子荆零雨正長朔風並稱薑塢先生云此沈所云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者也又云古人賞好去取之旨亦所未喻余按仲宣灞岸誠爲冠古獨步函京篇非子建極作而高深嚴重故非凡子所及正長朔風原本風雅韻律似十九首然無甚警妙若子荆零雨非所知也姚先生云子荆以喪妻而歸故其詞云爾余謂卽如是而篇中無一言交代明白三命十句與起處詞意不相貫接何足取乎

薑塢先生云士衡擬古蒙所未喻其於前人章句想倍誦有餘何嘗詣深妙也往時錢受之詆李何諸人形模漢魏



而舉陸十二首爲善學古人其徒馮班復云士衡十九首  
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一師一弟率皆盲  
語瞎贊愚謂錢馮所論誠如姚所譏竊謂醴陵三十首真  
可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者矣然實亦無  
謂非特此也凡後人作詩其題有所謂擬古者皆吾所不  
知也擬古而自有託意如曹氏父子用樂府題而自敘述  
時事自是一體太白古風曲江感遇自述懷抱同於咏史  
亦可也擬古而自無所託意特文人自多其能導人以作  
僞詩而已東坡和陶雖自有題亦覺無味殆與士衡同一  
才多之患耶

不可一概而論

淵明擬古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詩

景純游仙本屈子遠游之旨而撮其意遂成此製鍾記室  
云游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資又云  
戢翼棲榛梗按此篇昭明未選乃是坎壈咏懷非列仙之趣也李  
善云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多俗累見非前識有以  
哉何義門云景純之游仙卽屈子之遠游也章句之士何  
足以知之余謂屈子以時俗迫阨沈濁汙穢不足與語託  
言己欲輕舉遠游脫屣人羣而求與古真人爲侶乃夷齊  
西山之歌小雅病俗之旨孔子浮海之志非真欲服食求  
長生也至其所陳道要司馬相如大人賦且不能至何論

景純用意正  
自深遠

景純若景純此詩正道其本事鍾李乃譏之誤也義門更失之矣

謝宣遠子房詩鋪陳典贍當時以為冠此特應制好手耳以康樂述祖德比之則氣格之高峻文詞之雄傑章法之深曲皆非宣遠所及矣然康樂此詩余亦不取以其意稍矜夸過量也

權虞之詞難工如小謝所處之境本無甚逆因欲寄雅懷於詩特地尋出懷歸無宦情及別離等意以作詩本其實口中不要富貴而身戀之不舍朝雨之篇自供結狀豈能如陶公之至性恬淡懷抱如洗也又其於君臣之際經世

之志汎汎若浮苴漂木太無情愫故鮑及小謝除寫景之外無一語能動人但其情文併合氣韻芳藹不愧大雅其餘諸人又併鮑謝這點識本家貲俱無但向句法模擬汎泊嗽嗽於作家風旨益渺然矣

叔夜贈二郭詩陳義甚高然文平事繁以詩論之無可取則以比劉太尉贈盧諶居然有靈蠢之殊吾嘗論古人雅言入今人則皆為陳言如叔夜此詩是已阮公諸篇全是此指而筆勢飛動文法高妙勝叔夜遠矣故知詩文別有能事在不關義理也

贈婦詩如秦嘉可也陸士龍乃為他人作之是亦不可以

已乎

張曲江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上故一篇一咏莫非興寄此意是矣然僻者爲之則又入於空泛捕風捉影似是而非夫六義風雅頌賦比興兼之奈何獨主風興與二端乎大約天下義理及古今載籍文字惟變所適無所不備但用各有當耳不能觀其會通而偏提一端卽爲病痛知味者鮮所以未流多歧也

邱壑萬狀。惟有杜公。古今一人而已。

韓公縱橫變化若不及杜公而邱壑亦多蓋是特地變不欲似杜非不能也坡公亦縱橫變化邱壑亦多山谷之似

杜韓在句格至縱橫變化則無之

王厚齋曰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以元氣論詩文又非奇偉精采云云所可盡

北征南山體格不侔昔人評論以爲南山可不作者滯論也論詩文政不當如此比較南山蓋以京都賦體而移之於詩也北征是小雅九章之比

讀北征南山可得滿象並可悟元氣

昔人論李北海六公詩以爲莊麗警拔感憤而作氣激於中而橫發於外今此詩不傳於世吾以爲如杜公八哀嚴武李邕二篇以此意求之亦可得其概也劉琨贈盧諶亦

吾謂南山不及北征甚遠以其氣不逮也

可見謝鮑無之小謝還都寄西府同僚具此概

漢魏阮公陶公皆出之自然天成惟大謝以人巧奪天工太白文法全同漢魏渾化不可測杜韓短篇皆然惟五言長篇不免有傷多之病而氣脈筆勢壯闊亦非漢魏人所能及

唐之名家皆從漢魏六代人出杜韓更遠溯經騷宋以後人皆止於唐惟蘇公自我作祖一切離而去之然使人於古人深苦奧密之旨遂不復聞亦公之故也

薑塢先生曰筆瘦多奇然自是小如穀梁孟郊詩是也大家不然

孟東野出於鮑明遠以園中秋散等篇觀之可見但東野思深而才小篇幅枯隘氣促節短苦多而甘少耳

山谷豈二人之比

東野山谷白石皆嫌太露圭角

韋公之學陶多得其興象秀傑之句而其中無物也譬如空華禪悅而已故阮亭獨喜之陶公豈僅如是而已哉東坡下筆擺脫一切空諸依傍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能為一大宗然滑易之病未流不可處故今須以韓黃藥之放翁多客氣假象自家卻有面目然不能出坡境界

東坡石鼓飛動奇縱有不可一世之概故自佳然似有意

使才使事皆  
不足爲累此  
謬論也

使才又貪使事不及韓氣體肅穆沈重海峰謂蘇勝韓非  
篤論也以余較之坡石鼓不如韓韓石鼓又不如杜李潮  
八分小篆歌文法縱橫高古奇妙要之此三詩更古今天  
壤如華嶽三峰矣至義山韓碑前輩謂足匹韓愚謂此詩  
雖句法雄傑而氣窒勢平所以然者韓深於古文義山僅  
以駢儷體作用之但加精鍊琢造句法老成已耳

南渡以後冗長纖瑣姜白石自敘獨主於擺落一切冥心  
獨造此與山谷同愜今觀其詩誠不負所言然閒有近快  
利輕便之病此自宋人習氣時代使然如昔游詩如飛鵝  
車礮四語已開俗派須分別之以爲戒然較之陳后山之

后山豈可謂  
之鈍拙

鈍拙則才氣縱橫跌宕崢嶸飛動相去遠矣蓋幾與東坡  
相近惜篇什不富不能開宗耳

山谷不能出杜境界卻有自家面目

宋元明以來有一等詩家如西游記傳奇所說諸色妖魔  
竊取真仙寶貝一二件自據一山洞作狡獪尋常兵力頗  
難收伏而終非上真正道其寶貝之來歷作用源頭彼皆  
不足以知之如阮公咏懷太冲咏史景純游仙陶公田園  
康樂山水太白仙酒杜公忠主憫時皆爲妖魔所竊而其  
真用皆不存也非但詩也文字亦然道德政事亦然  
薑塢先生云空同五言多學大謝做其形似略彼神明天

文選序只駢  
交耳陶傳亦  
不失為雅潔  
植翁多妄評  
如七  
先大夫曰亂  
雜無章六朝  
之失字句之  
奇則後人所  
無歸氏不能  
為八代語蓋  
在其字句之

韻既非則句格皆失研矣余謂昧其作用而強學其句格  
如王朗之學華歆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介甫月  
映林塘澹僅一句興象便自謂相似何足以知大謝真所  
謂見驥一毛安能窺其神駿

昭明文選序平鈍卑庸如彼令人憎賤歸熙甫自言不能  
為八代語斯言真韓徒哉陶淵明傳真所謂亂雜無章此  
雖指文言之而詩亦多如此

阮亭標舉神韻固為雅音然亦由才氣局拘不能包羅故  
不喜中州集此杜公所譏未掣鯨魚碧海中者也

阮亭多料語不免向人借口隸事殊多不切所取情景語

奇而棄之  
徒不爾

象多與題之所指人地時物不相應既乏性情不關痛癢  
即是陳言以自名家亦可以為足與古今文事則未也  
阮亭竹垞多用料語襯貼門面膚溢不精苟以銜博而已  
乍看已無過人處入而索之了無真情勝概所謂使君肥  
如瓠而內實粗者也大約其用心浮淺氣骨實輕學者且從  
謝鮑韓三家深苦用功久之自見

亦妄說  
生不悟  
作詩必用本題典故及字句作料乃是鈍根王阮亭乃一

阮亭用事多出餽釘與讀書有得溢出為奇者迥不侔玩  
李杜韓蘇所讀之書博瞻精熟故其使事取字密切贍給

海峰詩學并  
未深造時多

如數家珍今人未嘗讀一書而徒恃販買餽故多不切  
不確切矣確矣往往又蕞穉不合雖山谷不免此病  
近代真知詩文無如鄉先輩劉海峰姚薑塢惜抱三先生  
者薑塢所論極超詣深微可謂得三昧真詮直與古作者  
通魂授意但其所自造猶是凡響塵境惜翁才不逮海峰  
故其奇恣縱橫鋒刃雄健皆不能及而清深諸則無客氣  
假象能造古人之室而得其潔韻真意轉在海峰之上海  
峰能得古人超妙但本源不深徒恃才敏輕心以掉速化  
剽襲不免有詩無人故不能成家開宗衣被百世也  
海峰才自高筆勢縱橫闊大取意取境無不雅吾鄉前後

海峰之句所  
評仍未允惜  
抱勝之運矣

諸賢無一能望其項背誠不世之才然其情不能令人感  
動寫景不能變易人耳目陳義不深而多詖激此由其本  
源不深意識浮虛而其詞又習熟滑易多襲古人形貌古  
人皆甘苦並見海峰但有甘而無苦由其才高亦性情之  
為也

詩文以避熟創造為奇而海峰不免太似古人以海峰之  
才而更能苦思創造豈近世諸詩家可及哉愚嘗論方劉  
姚三家各得才學識之一望溪之學海峰之才惜翁之識  
使能合之則直與韓歐並轡矣

海峰才勝阮亭而功力不及阮亭頗有功力但自處大歷

妄說無理如  
此則古人不  
可學矣

海峰即如此

作者之詞如  
此而其說詩

不敢一窺李杜韓無論經騷矣此是阮亭自量才分其識  
又勝於不量力者故亦足名家

學古而真有得即有敗筆必不遠倍於大雅其本不二也  
嘗見後世詩文家亦頗有似古人處而其他篇或一篇中  
忽又入於極凡近卑陋語則其人心於古人必無真知  
真好故不能真見雅俗之辨譬如王謝子弟雖遭顛沛造  
次決不作市井乞兒相以此推之則海峰之全似古人而  
無不雅者政不易到蓋其本領已同于古但未及變耳以  
古文言之震川無不雅荆川則時露凡俗其餘更不足譏  
錢牧齋極服王簡棲頭隨寺碑故其作詩多用禪典最俗

則好引禪宗  
何也

古文何嘗不  
要點染排偶  
但須更透過  
一層耳否則  
如桐城派之  
清弱而未及  
曾文正之雄  
偉矣但閣說  
自好

詩文無不假  
助於人者及

而可憎厭其病亦沿於東坡而源於軻川王為釋氏作文  
不得不爾非以概施之也

問百詩於文章之事無與然其言有精當可取者如云古  
文宜本色而牧齋則點染矣宜單行而牧齋則排偶矣此  
言亦可通之於詩詩可以點染排偶矣然循而為之則入  
卑俗

古人詩格詩境無不備矣若不能自開一境便與古人全  
似亦只是牀上安牀屋上架屋耳空同是也

嘗論唐宋以前詩人雖亦學人無不各自成家彼雖多見  
古人變態風格然不屑向他人借口為客氣假象近人乃



其深造自得  
則化矣法而  
後能變而後  
大乃是名言  
植之此等皆  
妄說

有不克自立已無所有而假助於人於是不但偷意偷境  
又且偷句欲求本作者面目了無所見直同穿窬之醜也  
韓公樊宗師銘言文可以移之論詩

大約真學者則能見古人之不可到如龍蛇之不可搏天  
路險艱之不可升迷悶畏苦欲罷不能竭力卓爾否則無  
不以古人易與動筆即擬自以為似究之只是搏撻法耳  
優孟法耳試執優伶而問以所演扮之古人其志意懷抱  
與夫才情因宜時發適變而不可執之故豈有及哉  
大約俗士不解傾心勝流為之刮目者上也反之而無德  
者眩有德者厭下也

大約學人好為高論而不求真知盡客氣也

聖人論學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不明則已無由識  
真古人不感其知己後人不享其教思愚無所知而於論  
學論文好刻酷求真語無隱贖偶出示人皆嫌憎之以為  
不當詆訐前賢或又以為詞氣激直不能淵雅失儒者氣  
象是皆藥石矣然思惟求保一己美善之名而無公天下  
開來學之切意含糊顛頂使至理不明歷觀孔孟程朱之  
言無是也韓歐蘇黃之言無是也君子取人貴恕及論學  
術則不得不嚴大聲疾呼人猶不應況於騎牆兩可輕行  
浮彈以掣鯨魚裹衣博帶以赴敵場莒陽甘草以救沈寒

火熱之疾乎

潛邱言講學問經濟隨地可以及物詩不中用此言可警  
心韓公所以言餘事作詩人也

昭昧詹言卷一終

昭昧詹言卷二

桐城方東樹

漢魏

五言詩以漢魏為宗用意古厚氣體高渾蓋去三百篇未  
遠雖不必盡賢人君子之辭而措意立言未乖風雅惟其  
興寄遙深文法高妙後人不能盡識往往昧其本解而徒  
撫其句格面目遞相倣效遂成熟濫可厭李空同何大復  
輩且蔽於此況其他乎雖然嘗欲通其蔽以為捧心學步  
者誠失矣而並西子邯鄲絕之非徒使正色絕響亦恐無  
以待天下豪傑之士即如李杜之於漢魏豈不升其堂躋

此皆空說腐  
說

前人並無欲  
廢十九首等  
詩之議何苦  
乃作此說

其哉而又發揮旁達益拓其疆宇乎古今作者之心源本  
流通萬世而無間亦在好學者之立志苦研耳方今且溯  
源於六經三百篇屈原宋玉之所為而顧謂漢魏如天之  
絕人以升躋也不幾於因噎廢食歟

昔人稱漢魏詩曰天衣無縫又曰一字千金驚心動魄此  
二語最說得好今當即此二語深求而解悟其所以然自  
然有得力處唐書稱王昌齡詩緒密而思清此誠勝境然  
此只可對粗才為說若漢魏文法高妙詎止此耶

古人各道其胸臆今人無其胸臆而強學其詞所以為客  
氣假象漢魏最高而難知而其詞又學者所共習誦以易

以是知胸臆  
識見仍存乎  
學力不必過  
為苛論也

解詩易誤能  
者不免三百  
篇中大半無  
確解也

襲之熟詞步難知之高境欲不為客氣假象也得乎  
夫人亦孰不各有其胸臆而不學則率皆凡鄙淺俗或嘗  
學矣而不深究古人文法之妙則其成詞又率皆凡近淺  
劣有其胸臆又稍知文法而立志不純用功不深終不能  
求合古人而泯然離其迹也

漢魏詩陳義古用心厚文法高妙渾融變化奇恣雄俊用  
筆離合轉換深不可測古今學人多不識如顏延之沈休  
文之解阮公尚多誤會亂道何況流俗

漢魏人用筆斷截離合倒裝逆轉參差變化一波三折空  
中轉換搏拏無一滯筆平順迂緩駭蹇謝鮑已不能知後

來惟李杜韓蘇四家能盡其變勢  
鮑俊逸生峭澀固奇警謝渾厚精融而不能如漢魏之豪  
宕縱恣飛動剽忽也

漢魏人如龍跳虎卧雄渾一氣觸手變化而歸於重厚不  
似後人尚氣勢騁馳驟詞意筆勢或傷太盡轉致筋弛脈  
散通篇無含蓄留人處也

先人嘗教不肖毋輕學漢魏蓋誠知其難到恐未喻其深  
妙而出骨蒙皮如明何李輩所為耳今不肖年長用力稍  
深漸有所悟然後知先人之言有至慈存焉

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一字千金驚心動魄處冷水

此乃風氣之  
殊不得以判  
優劣

澆背卓然一驚處此皆昔人甘苦論定之言必真解了證  
悟始得力

行行重行行 此只是室思之詩 起六句追述始別夾

敘夾議道路二句頓挫斷住胡馬二句忽縱筆橫插振起

一篇奇警逆攝下遊子不返非徒設色也相去四句遙接

起六句反承胡馬越鳥將行者頓斷然後再入已今日之

思與始別相應棄捐二句換筆換意繞回作收作自寬語

見溫良貞淑與前衣帶句相應衣帶句如姚薑塢據穀梁

傳解作優游意則是指行者連下二句作一意然無理無

味如解作思君令人瘦意則為居者自言逆取下浮雲句

先大夫曰此  
以室思比君  
臣之疏聞也  
太白用浮雲  
蔽白日得其  
義矣

舍下思君加餐文勢突兀奇縱 白日以喻游子雲蔽言  
不見照也興而比也班姬自悼賦曰白日忽已移光亦此  
意而溫厚不迫與杜公在山泉水清同一用意用筆怨而  
不怒一則加餐一則倚竹真是聖女性情凡六換筆換勢  
往復曲折古人作書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翩若驚鴻矯若  
游龍以此求其文法卽以此通其詞意然後知所謂如無  
縫天衣者如是以其針線密不見段落截縫之迹也 此  
詩用筆用法精深細意如此亦非獨此一篇爲然凡漢魏  
人鮑謝杜韓無不精法自趙宋後文體詩盛一片說去信  
手拉雜如寫揭帖相似全不解古人順逆起伏頓斷轉換

離合奇正變化之妙矣舊解云首言行行遠也次言行行  
久也自起至越鳥八句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以下八  
句言久完下行行二字噫如此解詩而世方且信而傳之  
可歎也

先大夫曰此  
亦託寄遇合

青青河畔草 草興蕩子柳自比二句橫作影案盈盈四  
句始言自己夾寫夾敘昔爲四句敘情歸宿用筆渾轉精  
融以詩而論用法用筆極佳而義乏興寄無可取  
此詩以疊字爲奇凡三換勢何義門云倡樂閉之總章接  
總章見晉陽春秋

青青陵上柏 言人不如柏石之壽宜及時行樂驅車以

下衍承之遂極其筆力寫到至足處然今日已成陳言後人多擬學之無謂也

今日良宴會 起四句平敘令德四句倒裝。豫攝通篇精神入化矣所謂高言曲真者卽上之新聲也卽下人生六句也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以求富貴爲令德高言。憤諱已極而意若莊。所以爲妙。而布置章法更深曲不測。言此心眾所同願但未明言耳。今借令德高言以申之而所申乃如下所云云令人失笑而復感歎轉若有味乎其言也。此卽申上青青陵上柏一篇而縹緲動盪憑虛幻出蜃樓海市奇不可測。莊子盜跖篇言不矯情傷生以求

聲名富貴同此憤詭

西北有高樓 此言知音難遇而造境創言虛者實證之意象筆勢文法極奇可謂精深華妙一起無端妙極五六句敘歌聲七八硬指實之以爲色澤波瀾是爲不測之妙清商四句頓挫於實中又實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而反似從上文生出溢意其妙如此收句深致慨歎卽韓公雙鳥詩調張籍乞與飛霞佩二句意也此等文法從莊子來支微齊佳灰爲一部於此可見不過言知音之難遇而造語造象奇妙如此

涉江采芙蓉 此詩節短而託意無窮古今同慨顧對涉

起乃古詩常調

收別換一意作結并非概歎

遠道即指曹  
卿蓋思歸之  
作也而筆情  
甚而

先大夫曰此  
憂亂之詩秋  
蟬以此高隱  
之士玄鳥以  
比去位之人  
傷己之不能  
自引而深藏  
也  
狂說  
如此則警石  
句何解

江而言之涉江舊鄉意用屈子言舊鄉莫予知故涉江而  
求知音求而多得終亦相與為無所遺遠道即指黃農虞  
夏也舊鄉本昔與遠道之人所同居今反遠而漫漫所以  
終老憂傷也

明月皎夜光 感時物之變而傷交道之不終所謂感而  
有思也後半奇麗從大東來初以起處不過即時即目以  
起興耳至南箕北斗句方知眾星句之妙古人文法意脈  
如此之密漢之孟冬今七月也秋蟬喻友之得志居高玄  
鳥興已失所下四句點明之虛名即指箕斗牛之名寫時  
景耳而措語高妙

以執高節為  
用賢那說得  
通

此首蓋有深  
感後四句詞  
意深沈不是  
高妙

冉冉孤生竹 何義門曰孤竹是興兔絲是比余謂此詩  
即孔子沽玉待價孟子周霄問章之惰兔絲生有時二句  
言兩美宜合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所謂  
高節也二句正言反對下文以頓斷之下千里二句乃縱  
言之思君二句交代晚而不遇本意為一篇樞軸蕙蘭喻  
中之喻比而又比也四句又頓斷君亮二句逆挽會有宜  
結出高節收束通篇不言已執高節卻言君亮非不執高  
節棄賢不用者此等妙悱皆得屈子用意之所以然  
迢迢牽牛星 此詩佳麗只陳別思悱意明白妙在收處  
四語不著論議而咏歎深致託意高妙鄭箋東病而西  
不報故不成章

此反言以曠  
為憤也不然  
詩人之志荒  
矣

此當與上篇  
一首則同旨

迴車駕言邁 起二句縱斷悠悠句以比世運下縱蕩往  
復言之言邁涉長道言人生世進德修業無窮四顧十句  
言感草木而易老立身榮名分二意一老一死皆倒接此  
言人生不常忽與草木同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意悵極明  
白而氣體高妙語質而豪宕更勝妍辭麗色  
東城高且長 局意與前篇相似但此云放志彼言立名  
相反不同十九首詩非一人所作故各有歸趣也迴風動  
地六句與東風搖百草各極其警動陶公飲酒第二三章  
亦如此

燕趙多佳人 斷為另一首音響以下情詞警策道緊

設說有越且  
前首詞意固  
未終也

結亦曠語

此篇興喻明白同迢迢牽牛星而此無甚精美  
驅車上東門 此詩意激於內而氣奮於外豪宕悲壯一  
氣噴薄而下前八句夾敘夾寫夾議言死者浩浩以下十  
句言今生人凡四轉每轉愈妙結出歸宿 漢魏亦有尙  
氣勢者如此詩及下二篇是也與行行重行行等篇又是  
一副筆墨西北有高樓又另是一副筆墨十九首非一人  
作也此詩及下二篇已開陶公  
去者日已疏 氣格略與上同此歸宿在睹此當思息機  
勿妄逐世味但苦未能歸耳意更悲痛顏子不遠復屈子  
及行迷之未遠莊子惜以有涯逐無涯去人愈遠則不能



歸者若歸若  
解爲歸道便  
寓

此等廣論全  
不知文字佳  
處矣  
先大夫曰此  
讓相迂

歸矣喻意逐世味者同歸於一死而不知反身求道只此  
二篇古今之人不能出其意度之外矣韓公擬之作秋懷  
去者死也疏遠也用呂氏春秋末二句突轉勒住如  
收下坡之駿古人筆法高絕後人不解久矣  
生年不滿百 萬古名言即前驅車篇意而皆重在飲酒  
及時行樂是其志在曠達漢魏時人無明儒理者故極其  
高志止此而已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息不懈死而後已  
固不可以是繩之耳起四句奇情奇想筆勢崢嶸飛動收  
句逆接倒捲反掉另換氣換勢換筆  
凜凜歲云暮 前六句敘因由遊子念其夫也錦衾句以

宓妃自比言其初與遊子相結也同袍句點別獨宿二句  
章法以一夢字攝下頓敘交代下六句接承說夢亮無六  
句因夢而思念深杜公夢李白詩所從出眄睐尋夢也即  
落月照屋梁意不過思婦之詞而深妙如此

孟冬寒氣至 與前篇大略相同三五二句言日月易邁  
以起下久要不忘而後半即承此意言誠素不忘久要政  
與明月皎夜光篇虛名不固者相反此孟冬夏令也  
客從遠方來 此亦與前篇相似即形管之貽韓公寄崔  
立之後言雙觥亦此意即綺借作雙關喻意奇情奇想思  
借作絲意結句以正意結上喻物此即指上喻物也舊解

無此文理

非相去二句夾在此為文法後人必置此於膠漆句上而文勢平近無奇矣

此亦感慨不得意之作思歸託詞耳

明月何皎皎 客子思歸之作語意明白見月起思一出一入情景如畫以客行二句橫著中間為主句歸宿與前篇相去萬餘里二句同後人必移此作結句自以為有餘音者而不知其味反短也

古詩上山采蘼蕪 此君臣之惜奇情奇想奇詞奇勢文法高妙至此而陳義忠厚有裨世教新人以下夫答也

新人從門入二句橫擔在中追言前日新故相易之際乃作者之詞 素非叶古人四聲便讀姝好也非指顏色故

奇靡遠深解乃死然句下殊少味矣

下別言之末二句以素故相叶

四座且莫謔 此亦奇情奇文古色而陳義古厚與前綺被並工而此文法變態更多也言已雕飾之好德音之美如是而曾不能保其終好與橘柚篇同此皆奇麗非常然在今倘不知而復學之則為陳言不直一唾矣故學又須識雕文二句言雕飾也朱火二句言德音也以誰能二句橫束作章法從風二句言新交暫相賞也香風二句突轉勒住換意換勢餘音不盡大指即鮑照白頭吟意也言美名愛賞不可常保久終空自竭耳雙色不做席寵臣不做軒

如此則與前德音等意皆矣要之古人意情故難尋

也

穆穆清風至 此詩詞情俱未詳不敢強通以意測之言  
衣此袍以望所思中間刪去棄我不終一段情事古人文  
法筆力得斬截處即斬截也津梁山三字著眼言勢利交  
也亦屈子餘情

橘柚垂華實 此詩詞情俱古末言人儻有能知我猶可

作四皓為羽翼因君君字不詳所指未敢強定觀明遠所

擬大意亦言抱賢不終見棄其所指泫然之君字與此因

君之君字皆不明或即指上好甘之君言因君用之而可

為羽翼也

十五從軍征 此只是敘述本事而狀亂離之景象令人

此不得志而  
求他適之詞  
本文甚明解  
殊憤憤羽  
翼解為四皓  
注腐可掬如  
此安能與識  
古人妙處

此詩章法筆  
致之妙亦全

未批

迂腐不通

此解極是

不堪想此蓋小雅之遺響後來杜公時學此

新樹蕙蘭花 此即涉江采芙蓉橘柚銅鑪等意在今為

熟濫陳言矣不可再道凡言遠皆指黃農虞夏

步出城東門 此詩未詳其意情所在前日二句萬古清

警似是客中送客作悲故人已去而已不得還恐即衍九

辯之旨也我欲渡河水言涉世險艱故願還故鄉故鄉者

本性同原之善也經疾疾憂患危懼而後知悔古人無不

從此過而能成德者也

大抵古詩皆從騷出比興多而質言少及建安漸變為質

至陶公乃一洗為白道此即所謂去陳言也後來杜韓遂

三百篇中亦  
非體

宗之以立極其實三百篇本體固如是也

蘇李諸篇東坡辨其偽而又以為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能  
辦須識此意蓋與十九首同其高妙

骨肉緣枝葉 一起十二句賓主往復歷落語勢浩然用  
筆轉換頓挫崢嶸飛動後惟杜公有此昔為昔者以拙鈍  
重複愈見樸厚鹿鳴二句橫入振接本非賓而可借喻賓  
矣以其遠行舉起下尊酒筆勢文法變換生動此詩向來  
解者穿鑿強說皆不可通題曰古詩四首耳而必以前二  
首為子卿初出使時別兄弟別妻子後二首為自匈奴回  
別少卿皆形似之論影響之談夫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

以遠人為行  
者下句不能  
貫屬矣此遠  
人止後說

評著佳處

如此解則上  
章自是妻之  
送夫何須有  
兄弟云也

遠人遠人自指行者而王元美謂是自稱固不可通何義  
門以為指少卿亦未諦此只為居者送行者之辭觀次句  
三四句則明指兄弟賓主分明况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  
弟言此密友親交尚為兄弟况真兄弟乎願子留斟酌稍  
留而飲此酒此祇饒飲事意甚明白

結髮為夫妻 起四句總敘次四句敘事行役四句頓挫  
以下情至語極如話古人筆力必寫到十分極至處此最  
見力量沈鬱頓挫後惟杜公有之此為行者贈居者之辭  
黃鵠一遠別 此似為客中送客非行者留別乃居者送  
行者之辭與步出城東門篇同觀明遠贈傅都曹別可見

若如何吧瞻滯解作別少卿則末句送子語送字終強紐不通

燭燭晨明月 明是在家送人豈虞庭之景耶况云江漢虜庭安得及之 善注太初改元改正此十二月乃改正後也何云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別在五年冬也按始元上距太初二十三年然李何亦強傳之於武耳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此亦是偽作昭明不能鑒別 東坡言蘇李之詩皆為後人擬作然固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能辨也

良時不再至 四句敘題事仰視八句句句轉換筆勢頓

蘇李之別未必有詩此只可謂代作不必偽也韓公云蘇李首更號是韓亦不

能鑒別耶

送子即行人耳

挫沈鬱後惟杜公有之然亦前一首精神最佳

攜手上河梁 遊子自謂行人指行者安知二句意極忽變如驚鴻脫兔矯尾掉首乃政是古人用筆文法絕勝處與子建憂思疹疾二句同此不必泥作陵與武其意自明何義門謂此設為武慰陵之詞於意滯矣弦望猶言圓缺以喻會別耳本言月而挾句言日言安知不再有會時努力二句忽又放筆作無可奈何哀慰之詞蓋自悲無奈何而祝故人以崇德此情曷有極耶

嘉會難再遇 此首止於詞足盡意無甚精美洪容齋據此盈字而斷其為偽然陵已降虜即偶用惠帝諱或亦有

或云弦望本有日在非必挾句也

之未足以儒理據為確證要之此詩不必定為少卿作政不必據此一字為斷耳

無名氏擬蘇李詩晨風鳴北林 明月二句似陵別武之

詞

紅塵蔽天地 起六句發端突兀蒼莽橫恣 此詩凡三

層皆空中轉換不分明段落真漢人之文也龍翔鳳翥豈

止橫空盤硬瀉水四句未詳其意似武勉陵之詞言埋身

異域修名不立蓋勸之同歸也然終費解闕疑以俟知者

孔文舉雜詩 起四句止以勢位言之喻操之盛昂昂言

己不移節呂望以下十句寄託非常由不慎小節言人不

夷齊當作夷吾不應入夷齊致亂章法此解不通

吾衰句直至去乎若雲浮賞為一句

知我謂我志大才疏耳結出本旨小節即夷齊苦身也不

為夷齊小節亦不取呂之扶輿而取管仲託意切至 昂

昂累世士本漢武帝詔士有負俗之累者古詩解云積幾

世直是可笑 此詩與劉琨贈盧諶同一激昂慷慨諷詠

之久自使氣王嘗論劉琨此詩一起一結不知從何處來

何處去所謂入不言兮出不辭起二句空中下手以比盧

也惟彼以下歷舉建功業之人皆欲謙與此諸人相比以

與己共功名耳中夜二句頓挫束上卻用倒結文法伸縮

變化筆勢浩汗莽蒼吾衰句倏轉如神龍掉首空中天矯

言不得志故獨憂悲卻用逆攝而頓挫沈鬱真如金石流

此亦偶合耳  
子建羅行  
為何所哀  
所任不長非  
哀者也

蛟龍僵古人作書用墨必有流珠處此種是也可謂極其  
迴旋恣肆功業八句稍緩以疏其氣疏密浮切之分也一  
收咏歎無窮此等用筆惟前漢魏阮公後惟杜公有之  
秦嘉留郡贈婦詩 此詩敘述清婉開劉公幹謝惠連誦  
之久自有一種綺旎葱蒨之致

古辭相逢行古八變歌皆太白詩體之所自出而焦仲卿  
一首惟弇洲效之獨妙千古矣

魏武帝薤露 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  
詠喪亡之哀足當挽歌也而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  
第前人未有言之者 此詩浩氣奮邁古直悲涼音節詞

惟雄恣真樸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遠猶豫句結上所  
任何進也因狩執君王張讓段珪等也賊臣董卓也讀此  
知潘岳關中謝瞻張子房之傷多而平弱收二句妙 莽  
蒼悲涼氣蓋一世

蒿里行 此言袁紹初意本在王室至軍合不齊始與孫  
堅等相爭而紹弟亦別自異心鎧甲四句極言亂傷之慘  
而詩則真樸雄闊遠大

苦寒行 不過從軍之作而取境闊遠寫景敘情蒼涼悲  
壯用筆沈鬱頓挫比之小雅更促數噍殺後來杜公往往  
學之大約武帝詩沈鬱直樸氣真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

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疑重屈蟠。誦之令人意滿。後惟杜公有之。可謂千古詩人第一之祖。孔北海劉太尉亦然。起十句夾敘夾寫。延頸以下始入已行旅之苦。收句拓開。遠抱與前微子同樂。府以此爲文帝作。余以結句斷之。知爲武帝作。子桓溺於樂之犬豕耳。無此志意矣。起四句以喻時世多艱。經營之難。樹木六句寫亂離景象。延頸以下始入自己興懷思歸。卽所謂欲歸射獵讀書而不得。舍權者水深以下言亂益甚。迷惑不得自由。又不得已也。收句隱然以周公自命。文帝雜詩 比也行役

論詩豈得如此  
并無此意

文帝芙蓉池 遊賞 首二句點題三四寫景如畫卑枝二句承嘉木繞驚風句極寫人所道不出之景子建衍之更極詳盡丹霞四句是人君語氣有福祿深厚祥瑞氣象收四句義意亦本前人習語然足以窺其全無整躬經遠之志但極荒樂而已子建衍之則人臣之語宜也 觀古人詩須觀其氣象此詩氣體用意正聲中鋒渾穆沈厚精深華妙似勝仲宣公幹諸人然終無多味退之云歡娛之詞難工觀公讌諸詩信矣 公讌詩子建就帝語衍爲頌祝蓋不得不爾須諒之仲宣工於干諂凡媚操無不極口頌揚犯義而不顧余生平最惡其人昔人有言魏公九錫

此語君人者  
更不宜

先大夫曰仲  
宣收句勉以  
周公之業何  
傷大雅



先大夫曰應  
作實有失路  
望援之意不  
如仲宣遠甚

出於案手非潘元茂也使案此詩止於含情欲待誰豈不  
雅音乎公幹止於慕悅繁華惟應瑒建章臺作收句微存  
規意必合此數詩而全觀之乃見當日七子各極其一時  
才情意思可以覘其所蘊蓄也據文選注仲宣此詩侍曹  
操讌非侍文帝芙蓉池比則後半不可少然案以周公文  
王聖武等語稱曹操不一而足豈謂非媚子哉觀謝康樂  
之於宋公其詞平貼過仲宣遠矣又如士衡之頌愍懷宜  
也以頌賈謐則悖矣顏延年之頌元凶雖失然當日位在  
明兩固不得豫探其凶而絕之也君子論世平情可也要  
之皆文士齷齪猥鄙所爲而已以孔北海結根在所固言

必謂甄后作  
皆可疑

之則仲宣爲無節以呂望老匹夫句類之則仲宣頌之曰  
神武聖君是爲無羞惡是非之心豈余苛責之哉  
甄后塘上行 高邁雄恣終是漢魏人氣格非晉宋以下  
人所及然以仁義自許與卓文君之以皎月白雲自擬皆  
無恥之言其詩雖工何足取哉莫以賢豪故數語何不以  
之思袁氏也曹丕旣篡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政與甄氏  
同一強顏嘗見錢受之文集其上懷宗疏極以萬世名節  
自許皆此類也前志謂此武帝作者必不然矣此詩詞氣  
雌弱臣妾之詞武帝豈有是哉但以此題爲蒲生篇恐不  
誤其塘上行三字疑與子建浮萍篇互誤昔人不暇深考

耳

陳思天質既高抗懷忠義又深以學問遭遇閱歷操心慮患故發言忠悃不詭於道情至之語千載下猶為感激悲涕此詩之正聲獨有千古不虛耳同時惟仲宣局面闊大語意清警差足相敵偉長公幹輔佐之耳

子建樂府諸篇意厚詞贍氣格渾雄但被後人盜襲熟濫幾成習見陳言故在今日不容復擬政與古詩十九首同成窠臼究其真精妙蘊固分毫未損亦分毫未昭盱衡今昔子美退之而外恐真知其所至之境不數觀也

鮒鮒篇 鮒同鱠市演切今俗作鱠魚之似蛇者 此詩

功名何事

筆仗警句後惟韓公常擬之駕言二句韓公常學此上路即指富貴顯人譬高言酬答高厚也汎泊嗷嗷古今流俗凡夫皆若是思之可歎劉邵人物志稱為風人與此同義言隨風轉逐不能自立也 觀子建胸次如此亦是功名中人當日武侯自擬亦止及管樂古人慮材而供量已而言不似後人浮夸而實用不酬也吾故謂謝康樂以道情稱其祖為浮夸也

箜篌引 此不必拘樂府解題及詩內久要語指為結交當有終始義也曹公父子皆用樂府題自作詩耳此詩大情言人姑及時行樂終歸一死耳故已之謙謙自慎只求

謙謙三句殊  
誤解

千金萬年止  
詞藻耳

子建回多憂  
死之思此首  
收束尙有見  
道之意與平  
時不同

保壽命而已。子建蓋有憂生之戚，常恐不保，而又不肯明言，故迷其詞，所謂寄託非常。豈淺士尋章摘句所能索解耶？起十二句以爲如此之歡洽，似可以萬年矣，而終恐不能保，故下以久要要之而言己之小心敬慎，只求保性命而無他也。此四句乃本意，卻作憑空突轉，爲前後過節。馨折句言知足也，驚風六句與上萬年作兩對，樂極則悲，來人之常理。況懷深感者耶？先民二句忽收轉，作自寬語，另換意，換筆言當知足，轉恨同歸於死也。如此作詩，淺士豈知之耶？至其詩氣骨博厚，如成德之士，又當於簡外求之。

此首甚平即  
前八句亦無  
奇處

二篇各有佳  
境，何可不論

尋統遊仙皆  
非空語，此首  
似無甚深意，  
惟結句或有  
不得嗣位之  
憤耳

怨歌行 韓公常學此起八句感慨沈痛，桓伊爲謝安誦之，安爲泣下，其感人深矣。惟後半衍周公事太多，雖陳思有託而然而後人宜忌之。  
名都美女二篇 今皆爲習熟陳言，不得再擬。  
白馬篇 此篇奇警，後來杜公出塞，諸什實脫胎於此。明遠代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幽并重騎射，皆撫此而實出自屈子九歌國殤也。  
遠遊篇 氣體宏放，高妙恢闊，勝景純景純警妙，而局面闊大，不及此。大約陳思才大學，富力厚，思周每有一篇如周公制作，不可更易。非如他家以小慧單美取悅耳目也。

周公制作云  
云太過

曲陵時風用字法非餽飭所知金石四句總詠歎之若  
繼大人賦而言

驅車篇 此典禮大篇同於清廟之頌無可以為悅耳目  
者誦之久自見一段古穆嚴重氣象 起四句點題隆高  
十句說山王者以下言王者封禪之事

贈白馬王彪 此詩氣體高峻雄深直書見事直書目前  
直書胸臆沈鬱頓挫淋漓悲壯與以上諸篇空論泛詠者  
不同遂開杜公之宗

謁帝承明廬 起點題登路交代明白伊洛六句敘次詳  
盡一路如畫頓斷以清君臣之情與禮古人言有序識大

大谷當別為  
第二首  
佳處尚存後  
半

體如此從無魯莽孟浪脈縷不清者因無梁而後汎舟何  
等清晰次第後之小才往往疏漏否則冗絮而尋其意脈  
轉不得明了大谷以下乃及已艱苦怨路之情而詞意警  
健雄深噴薄而出六首中以此為第一 敘事造語沈雄  
壯闊

玄黃猶能進 起四句乃及彪點題本圖以下敘述本事  
詳盡明白至痛無隱語

踟躕亦何留 感物傷懷自己明道之

太息將何為 此兼念任城之亡以及存者愈見深痛

心悲動我神 此傷痛無如何轉作自寬語收二句又條

年在二句喻  
託命之危警  
策之至

雖反覆至亦慰也

轉回言終不能寬反覆回復愈見悲痛而解者謂此為慰

彪之詞既於理紆曲又不解用筆偏反轉折之勢

苦辛何慮思只是放聲長號生離死別盡此須臾千載

讀之猶為墮淚何況當日此真不愧三百篇興觀羣怨之

教雖聖人見之亦必取之矣松子久吾欺定作欺字乃此

時急語解者注者乃易作期字散漫無謂是不識文勢矣

所謂天命皆指不意君上之詞

送應氏步登北芒阪先寫本鄉亂離之慘蒼涼悲壯與

武帝苦寒行仲宣七哀同其極至明遠杜公皆嘗擬之前

平先述所見末二句乃逗將遠適之意章法伸縮之妙又

平常居當作平生親

以結束上文換筆頓挫平常居託應自言所見

清時難屢得起五句言人生死離別不可常保故願得

展情乃空中下拳與蘇李諸作同其高妙我友三句始實

點送字中饋四句義深文曲言不能答其深望故以為愧

山川四句又致其款戀不忍離之忱如此等深思曲致高

情遠勢章法用筆變化不可執著鮑謝且不能窺後惟杜

韓二公有之耳願得展燕婉句所謂口前截斷第二句

也

願得句當下屬不能如此截法

三良詩一起空中先下二語用典言功名在天在人不可

強為也以章法言已妙不可言而筆勢又復往復頓挫

曲折秦穆二句點生時二句承以實事頓斷自殉意生時句用典非空臆自揆此六句崢嶸飛動雄邁浩然沛然誰言二句倏轉出餘意以下但停蓄感歎頓挫不盡沈痛此篇分兩段古人用筆最是截斷處倏轉處為最見法力子建立意又有苦心不得不爾 仲宣三長詩起四句先言不應殺良臣結髮以下卻轉出當殉意來而以子建收處哀歎意置於此人生以下卻以子建起句為收而加清警通首文勢浩瀚似猶勝子建作其意亦本屈子謝鮑嘗擬其詞意而氣格之高妙則遠不逮也

贈丁儀王粲 此古今所謂函京作也詩老重高峻似經

不可褻玩無聲色可悅耳目而足饜人之心滿人之氣與贈徐幹篇同

贈丁儀 起寫潦年以起丁之困在貴四句過接此詩清警而自具沈雄微陰翳陽景篇略同 大約子建皆中鋒學之不能得其厚重雄闊高峻而得其陳意陳語陳句則失之板實

芙蓉池公讌 起句渾脫無成此子建所獨擅清夜二句且點且敘明月以下正寫收句頌體神麗二句神到之句沉雄 仲宣公讌前十二句流美清警見眷以下頌體公幹德璉二詩大抵皆以清綺流美緊健為佳

神麗二句信佳然不見沈雄通首亦不是沈雄也

形影句轉變  
飄忽

此乃子建深  
感離者而  
知不得蒙恩  
也

雜詩 高臺多悲風二句與象自然無限託意橫著頓住  
之子四句文勢與上忽離孤雁二句橫接翹思句接離思  
形影句雙結雁與人作收文法高妙宋以後人不知此矣  
此與十九首阮公等同其神化

七哀 七哀起於漢末 起八句原題敘事明月二句興  
象自然君若清路塵以下語語緊健轉轉入深妙緒不窮  
收句忽轉一意古人收句往往另換意換勢換筆或兜轉  
或放開多留弦外之音不盡之意 仲宣七哀首篇起六  
句點題交代耳而敘事高邁沈雄闊大氣象體勢騫舉清  
側出門以下又以中道所見言之情詞酸楚直書所見至

不忍聞小雅傷亂同此慘酷南登灞陵岸二句思治以下  
轉換振起沈痛悲涼寄哀終古其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  
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子建感憤而作氣激於中而橫發  
於外後惟杜公有之 次首起二句沈邁文法雙縮冰雪  
以下實敘而皆虛矣讀此乃知彼徒述邊地苦景皆犯實  
面癡矣故文法高妙別有能事 邊城六句即以實敘論之  
何等莽蒼雄闊筆勢浩蕩登城句迴轉抗墜得畫意筆勢  
飛鳴後惟杜公有之以上頓斷言地以下言人與陳思送  
應氏同局天下盡樂土忽逆轉頓挫倒勒反掉蓼蟲二句  
忽又放下本是怨悔之詞卻莊言之悲恨尤深此等詩直

嗣二雅昭明之選乃佚此篇可謂無目何肥瞻云仲宣最  
為沈鬱頓挫而鍾記室以為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 蒼  
涼悲慨才力豪健陳思而下一人而已

王仲宣從軍五首 緊健處杜公時效之出塞諸作可見  
但其鋪陳處稍嫌繁縟乃知杜公有傷盡太冗之病亦自  
古人出 建安七子除陳思其餘略同而仲宣為偉局面  
闊大公幹氣緊不如仲宣

劉公幹贈五官中將郎 四篇中以余嬰沈痼疾最佳姜  
白石所謂擺脫一切直書胸臆於此可會而一往清警情  
詞斐然亦所謂文雅縱橫飛者也

贈徐幹 時徐為太子文學故在西園所云北寺當是被  
刑輪作北寺署吏時作故有仰視白日等語 觀公幹等  
作清綺緊健曹劉並稱有以哉 直書胸臆一往清警纏  
綿悱惻此自是一體故鮑亦嘗擬之又不在于講句法字法  
等義要之此體亦自三百篇出如載馳氓園有桃陟岵等  
不用裝點比興者也而往復情至令人心醉所以可貴屈  
子九章惜誦亦是如此然不善為之則如近世俗士庸鄙  
率意淺俗凡語灌灌沓沓若老夫邨媪之寒暄絮冗又可  
憎可賤也此體謝惠連獨工之後來杜公韓公有白道一  
種亦從此出而語加創造以警奇為貴至矣如韓南溪始



泛贈別元十八送李翺人日城南登高同冠峽過南陽放  
翁酬曾學士送子龍赴吉州姜白石昔遊大約同一杼袖  
而杜公此體尤多集中似此居其大半如贈李十五丈西  
枝村尋草堂寄贊上人等尤可見而夔詩全用此體大約  
此體但用敘事羌無故實而所下句字必樸質沈頓感慨  
深至不雕琢字法所謂至寶不雕琢而非老生常談陳言  
習熟煥爛凡近瑣冗之比山谷全用此體 公幹此體雖  
佳然以比陳思阮公陶公則卑矣阮公陶公託意非常不  
止如此淺近而已杜公韓公自有大篇故不嫌兼擅若公  
幹則專止於此一體而已

先大夫曰植  
翁此等議論  
皆過當曹公  
逆跡未著何  
得以去就責  
諸賢

余嘗論曹操凌君逼上天下不知有帝其惡塞於天地而  
王粲劉楨輩當此亂世饜其豢養昵比私門諂媚竊容苟  
以志士潔身守道之義如龐公諸人衡之則羞役賤行也  
是豈可以阮公陶公陳思杜韓並論哉但取其一能乃亦  
流傳不朽文士之不足校人品也久矣粲爲伯喈所賞伯  
喈懷董仲宣藉曹名澆身毀方以類聚而已范史馬融傳  
論言之詳矣

昭昧詹言卷二終

昭昧詹言卷二終



詹言

二

